

●上官鼎经典作品集●

江湖一品郎



●珍藏版●

上官鼎经典作品集

江湖一品郎

上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一九九八年三月

责任编辑:欧阳轩

封面设计:吕 良

上官鼎经典作品集

江湖一品郎

上官鼎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北京通县金欣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34.5 字数:830 千字

1998 年 3 月第一版 199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-5000 册

ISBN7-204-04036-8/G·885

定价:46.80 元 (全三册)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内容提要

古洞石床上又瘫又驼的白眉老为了复仇，秘赠情窦初开的徒儿一卷画轴，天啦，画中竟飘下一位勾魂摄魂的绝色女郎！假小子邪得出奇，竟与初下山的——白眉老侠的徒儿义结了金兰，还将他位入专事卖春业的妓院！

“一统帮的恶徒正威逼净光的众尼姑咽下狗肉，他飞身而下，助了已成为慈云师太的原江湖魔头的一臂之力！他运足毕生功力，正欲除掉为江湖切齿的蒙面帮主，一乘“血轿”匆匆赶来，轿中人飞出一句令他目瞪口呆的话！

一连患的打击使他如遭雷殛，竟喝下老鸨秘制的一坛春酒。使他顿时全身血脉贲张，兽性大发。故事的结局，令人长叹不已！



九华山，位于皖南青阳县南西十里，亦名九子山，上有九峰，如莲花削成。

断魂岭便在九华山中，山势绵互，终年云雾缭绕，如在虚无缥缈间。一眼望去，它高高的耸立在群峰之中，一柱擎天，直入云霄，气势极是雄伟。

一轮火红的旭日方从东方缓缓升起，就在这黎明将至的时刻，一如过去无数的日子一样，不分春夏秋冬，不论风雪晴雨，每当这时候，在那绝峰之上，便会不断出现一片刺目的寒光闪电。

既象划过夜空的流星，又似电光石火，乍现即逝，仿佛无法捉摸的幽灵鬼火。

那可一点没错，造成这奇异景象的，正是一个小伙子在勤练那绝世武功“幽灵十八扭”配合那天光闪闪烁烁变化，转得那样的起劲。

小伙子看来只有十六七岁，这么冷的天光着上身，一头披肩的长发，一张五官端正，永远带有几分稚气笑容的娃娃脸，给人的印象只是个未成熟的猴崽仔，怎么看也不象练就了一身绝世武功。

免讲是别人看了不相信，就连他自己也在怀疑，既然武功已练成，为什么师父还不让他下山？为什么，为什么……

为了证实自己确已具备出师的实力，小伙近几个月，练得天昏地黑，将师傅传授的独门绝技“幽灵十八扭”，已练到了九层九以上的火候。

即使练到了九成九，距十全十美还是差那么一个点儿，所以他

仍需加紧苦练。就象他师傅常说：“练任何一种武功，必须练到无懈可击。否则，一旦遇上真正的强手，细微的失误，就可能是自己的致命之伤！”

小伙子把这番话紧记在心，大唱忘不了……忘不了……。

这时，只见他挥剑连连刺出三招，矫健的身形突然腾空冲志，一口气十七八个飞旋，三尺青锋化作了一片森森剑气，发出“咻咻”之声，射向四周数丈处的苍松。

刹时间，松针纷落，如同一阵骤雨。

就顺这电光石火间，小伙子凌空又一个大飞旋，剑身贯注九成九真力，竟将纷纷坠落的松针悉数吸住，连一根都未遗漏。

哇噻！这一手，真他娘的可不是盖的！

小伙子身形落下，一脸洋洋自得，美得冒泡的神气，真力一收，吸附在剑身上的松针便落了一地。

便在他自以为做了个很帅的动作，将剑打了连串的花圈归剑入鞘。正在心里暗爽的时候，遥见一条娇小身影疾奔而来。

这时候，这地方，除了他那小师妹玲儿和之外，没有人会吃得那么饱的跑来，包括他那终年躺在石床上的师父龙驼子在内。

师父曾一再叮嘱玲儿：“你师哥练功时，绝不可以去打扰他！”奔来的果然是玲儿。

这小姑娘才十三四岁，眉目清秀，尤其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，水汪汪，仿佛会说话似的。

现在就可看出，她是个天生的美人胚子，过两年长大了，不知要迷死多少人呐！

正在这时，急听附近发出一声轻叹。

小伙子耳朵可尖得很，闻声立刻跳了起来，喝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眼光一扫，只见数丈外的崖石旁，一条人影疾掠而去。

小伙子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身形暴射，抓剑急起直追。

可是那人身法之快，简直快得不可思议，小伙子虽施展绝顶轻功拦截，仍然无法追及。仅只几个起落，转眼之间，已不见那人踪影。

小伙子气得痛骂一声：“你娘咧！”由于耽心小师妹，不能一路追寻下去只得赶回峰顶。

小伙子走回去对玲儿道：“奇怪，咱们这里十几年来连个鬼影子也没见到，今天怎么会有人来啊？”

玲儿急道：“一定是刚才去见师父的那人！”

小伙子猛眨了眨眼，歪头问道：“你见过他？”

玲儿点了点头道：“我只顾着说我自己的事，可忘了这档子事。刚才我经过师父的洞口，听见有人在里面说话，以为是师父和你。那知一到洞口，就听出是个陌生人的声音，正在跟师父谈到师哥……”

小伙子左眉一挑，“哦？”了一声，迫不急待问道：“那家伙跟师父说我什么？”

玲儿想了想，道：“他和师父好象已经谈了很久，我只听到师父说：‘不行啊，帅儿这孙子命犯桃花……’，对了，师哥，你知不知道，什么叫‘命犯桃花’？”

“当然……不知道。”

小伙子摇摇头道：“我懂的也没比你多多少……这个以后再讨论，他们还说了什么？”

玲儿摇头道：“当时我急于找师哥，没注意听，好象看见那人拿了幅画交给师父，我就急急赶到这儿来了。”

小伙子搔搔鼻尖，问道：“他交给师父的是什么画？”

玲儿摇了摇头道：“不知道啊！”

敲了敲脑袋，小伙子道：“要知道还不简单，找师父问去！”

玲儿叮嘱道：“师哥，你可不许告诉师父我流血的事喔，否则我就不理你了！”

小伙子笑眯眯地道：“好啦，我的嘴巴没那么大哪！”

于是，小师兄妹俩便手牵手，直朝另座山峰奔去。

没多久已来至悬崖峭壁间，一处极隐蔽的山洞。

洞内的石床上，盘坐着个花白长须的灰袍老人，只见他浓眉如帚，眼如铜铃，双目启合间，精光四射，足见他的功力深厚惊人。

小师兄妹俩一进洞，立即双双趋前跪下，规规矩矩，正经八百地恭谨道：“帅儿、玲儿叩见师父，替您老人家请安哪。”

灰袍老人便是龙驼子，他微微一笑道：“娃儿们免礼起来吧！”

小师兄妹俩齐声恭应，双双起身恭立石床前。

在师父面前，机灵的小伙子乖得跟孙子一样哪！

现在，就见他灵活的眼珠子滴溜溜地一转，瞄了玲儿一眼，样子很乖地道：“听说，方才有客人……”

玲儿要阻止已来不及了，只好瞪了他一眼。

龙驼子和颜悦色道：“玲儿，原来你在洞外偷听哪，听到了什么？”

又瞪了小伙子一个白果眼，玲儿忙分辩道：“师父，我可不是存心偷听的哦，这十几年来，从来没有任何人来过，我怎么知道突然会有客人来嘛。我……我本来是要来向师父请安的，才到洞口，就听见有人在跟师父说话，我怕打扰你们，赶快就走开了，真的什么也没听见……”

小伙子也不想小师妹太漏气，斜了她一眼道：“是真的，师妹什么也没说，只告诉我说师父有客人。师父，来的客人是谁啊？”

龙驼子笑道：“不用多问，以后你会知道的。”

随手拿起身旁一个画轴，递给小伙子道：“帅儿，把这个带回你自己的洞里去，仔仔细细地看，一个时辰之后，来告诉我看出画中有什么玄机。”

小伙子接过画，眨眼道：“是！”

玲儿好奇地道：“师父，我可不可以……”

她也想插一脚。

龙驼子正色道：“不可以打扰你师哥，让他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看着，才能悟出其中玄机。”

“哦，这样啊。”

玲儿很失望，只好看着小伙子拿了画轴出洞。

小伙子住的山洞，距离龙驼子的山洞不过七八丈，洞里也是简单简单，谈不上陈设。不过他比师父好些，石床上至少还有棉被和枕头，不象龙驼子一无所有，干干净净。

怀着好奇的心，一回洞内，他就迫不及待地展开画轴，本想大概不是文字便是山水，哪知画中竟是个赤裸裸，一丝不挂的艳丽女子！

哇噻！这真伤脑筋的是怎么回事？

龙驼子虽不喜欢成天板起脸，故作“严师”状，但也不至于跟弟子开这种玩笑嘛。

究竟这是搞啥飞机？！

小伙子实在莫名其妙，不过觉得有这种机会，不看的是傻子，惹笑的看着画。

他强忍了一下，身子打了一个颤赶紧提了画轴，把它挂在石壁挂衣物的钉子上。

然后退后几步，睁大眼向画上看去，只见画中裸女的尺寸与真人相似，栩栩如生，极是美艳动人。披肩的秀发，由高举屈向脑后的双臂挽起，摆出个撩人的姿态，称得上风情万种。

一张瓜子脸，两道细细上挑的柳眉，配上一对勾魂摄魄的单凤眼。悬胆似的鼻子，樱桃小口，还有一双迷人的小酒窝，简直美的冒泡……不！比冒泡还美，都美呆啦！

师父既说明画中暗藏玄机，应该不是青菜（随便）讲讲，那么其中究竟有什么玄机呢？

一个时辰之后，师父等着他的答案，到时候他可不能说只看到

一个脱得光光的女人吧？非得瞧出个所以然不可！

小伙子全神贯注，用心地端详着那幅裸女画。

他这时才看出，裸女身后画的并非风影，而是以密密麻麻小字组合成的图案，走近细看之下，尽是一些古里古怪的句子，横七竖八地排列着，既象符咒，又似佛家偈语，教人看得莫我其妙。

莫非所谓的玄机，并非画中裸女，而是在这密密麻麻的小字中？

一般人展开画轴，必被画中裸女所吸引，那会注意那些小字。小伙子不禁笑了起来，心想：“哈哈，我可真是个天才，果然看出玄机，这可难不倒我了，一定能找出答案来！”

这下就象大家乐迷求得了明牌哇！小伙子心里爽得要死，心想自己天纵奇才，聪明绝顶，当然能发现画中的秘密了。

自我陶醉了好半天他才又走近些，几乎把眼睛凑近到画上，以便能把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看个仔细。

眼睛和鼻子都长在脸的同一边上，既然要用眼睛仔细看那些小字，鼻子自然也凑近了画。

只见一股异香扑鼻，沁人心肺，想是画上喷了不少香料吧。

小伙子对画中裸女可望不可及，心里痒得很，却看得见摸不到，只好对字句下手，全神贯注地看着。

可惜看了老半天，仍是看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看着，看着，他已看出了神……

突然间，他似听到一声轻笑。

“谁？”小伙子回头急看，却不见一个人影。

嘿！铁定是小师妹禁不住好奇，悄悄跟来在洞外偷看。

小伙子出其不意地冲出洞外，眼光四下一扫射，却未发现玲儿踪影，不禁歪了歪嘴道：“你娘咧！我的耳朵一向最尖，怎么会听错！”

虽然对自己的耳力是“信心一百”，但没人就是没人。

既然一无所见，他只好回进洞内。

你娘咧！要不是眼睛看花了，就是见鬼啦，画中裸女竟冲着他嫣然一笑呐！

小伙子急忙双手用力揉揉眼睛，再定神一看，画中裸女正秋波微转，绽出摄人心魂的光芒。

朱唇轻启，露出编见皓齿，可不正是在向他笑吗？

“你娘咧！邪门儿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画中裸女竟走了出来。

真是活见鬼了，胆子再大的人也会变成胆小鬼！

小伙子顿时惊得魂飞天外，胆都给吓没了！大叫一声：“妈妈噗啊！……”掉头就要逃出洞去。

那知一头撞上个物体，竟把他弹得倒退两步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

定神一看，竟是撞上了画中走出的裸女身上！

小伙子坐在地上，眼珠子骨碌碌直转，心想：“刚才她分明在我身后，怎么一眨眼到了我前面？唔……这女子从画中走出，不是妖魔就是鬼怪！”

仗着一身惊世骇俗的武功，他立刻长出胆子，喝问道：“你娘咧！你究竟是人是鬼？”

裸女笑而不答，扭腰摆臀，媚视媚行地向他逼近。

这女人想干什么啊？

小伙子来不及跳起，连连挪动屁股向后直退，一面警告道：“你别过来哦！否则可别怪我不客气了……”

裸女根本不理他，突然向前一扑，扑在了小伙子身上。

玉体入怀，但觉她全身散发芳香，可使他这个“在室男”、“童子鸡”不知该怎么表现才好，情急叫道：“喂喂喂，快起来，你要干嘛？……”

哪知裸女可真是热情如火，低下头去，抱住他就狂吻不已。

小伙子神志还算是清醒的，猛然想到，这裸女是从画中走出的，非妖即怪，并非是活生生的真人，可不能着魔啊！

这一猛然想起，顿觉灵台清明，急忙运足真力，猛向压在身上的裸女推去。

但说也奇怪，他这双手猛推之力，足可推动千斤巨石，却推不动这裸女。

两手推去竟虚若无物，根本毫无着力之处。

可真是邪门啦！

小伙子本想推开她，才发觉力不从心，双手居然推不动这裸女……也不想推啦！

突然间，小伙子想开啦，不玩白不玩，双臂一把紧紧抱住了裸女。那知她在吊足小伙子的胃口后，竟用力将他一推，霍地撑身而起，急向画中逃去。

小伙子已被她搞得心痒，那容她逃走，跳起身就拦在画前，干笑道：“你娘咧！你存心吊我胃口？”

裸女“噗”一笑，回身就向洞口逃去。

小伙子一个箭步射去，将裸女抱了个正着。

裸女奋力挣脱，又向画中逃去。

小伙子已快狂了，扑上去一把将画扯下，撕了个粉碎，邪笑道：“看你往那里逃！”

画轴已毁，裸女眼见逃不回去，只得回身再往洞口逃去。却被小伙子扑来，一把紧紧抱住。

只听她情急大叫道：“放开我！放开我……”

原来她不是哑巴？！

只听她哭叫道：“师哥，别这样嘛……”

师哥？师哥！

小伙子一听，差点儿没昏倒，急忙将她放开，小伙子窘红着脸，笑得甚瘪：“师妹，怎么，怎么是你……”

玲儿似乎受了很大的委屈，哭道：“不是我还有谁？”

“嗯……”小伙子张大了嘴，却实在是说不上口。

他急忙回头一看，那幅画已被他撕得支离破碎，纸片散落了一地。

回想起刚才火辣辣的情景，他不仅感到莫名其妙，更觉脸热热地，干笑道：“这，这是怎么回事……”

玲儿嗔道：“谁知道你发什么疯！师父看一个时辰快到了，要我来叫你，一进洞就被你抱住……哼！看我待会儿非告诉师父不可！”

小伙子猛搔头发，干窘直笑：“师妹，千万不能告诉师父，我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你啊！”

玲儿愤声道：“哼！你以为是谁？”

小伙子心知这事太玄妙了，说出来她也不会相信，铁定说自己乱盖，一时不知如何解释，露出苦脸窘笑：“那，那幅画……”

玲儿眼光一扫，这才发现满地碎纸，不由地惊问道：“师哥，你把那幅画撕了？”

小伙子抽着嘴角道：“唉！说了你也不会相信，算啦，咱们去见师父吧。”

玲儿却好奇道：“师哥，你说给我听听嘛。”

小伙子偏头想了一下，觉得说也无妨，叹笑：“那幅画是个不穿衣服的女人，那裸女竟从画中走出来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，玲儿果然娇斥道：“活见你的大头鬼！”

小伙子笑得甚逗人，道：“我说吧，你不会相信的。”

虽然不相信，玲儿还是追问道：“后来呢？”

小伙子哪好意思把刚才那种限制级的场面说出来啊？妨碍风化嘛！只好讪言地道：“后来……后来……后来你就来了。”

玲儿对这回答很不满意，小鼻子一皱道：“好！你不说，我去告诉师父你欺侮我！”说完转身就冲出洞去。

小伙子哭丧着脸：“师妹！师妹……”

追出洞外，玲儿早已一溜烟逃远。

反正追不到了，小伙子只好苦笑不已，硬着头皮去见师父。进入洞内，只见玲儿已站在龙驼子身旁。

一见师父脸上并无怒容，心知小师妹只是故意吓唬他，没有当真打小报告，把她刚才在洞内，被强吻的事说出。

龙驼子作个手势道：“玲儿你出去一下，我有事情要跟你师哥谈。”

玲儿恭应一声，向小伙子扮个鬼脸，才偷笑着出洞而去。

不等龙驼子开口，小伙子就上前道：“师父，那幅画好奇怪噢……”

龙驼子笑道：“我知道，你看出画中的玄机了吗？”

小伙子吐吐舌头，笑得甚：“我，我把它撕了……”

不料龙驼子非但不生气，反而哈哈大笑道：“好！好！撕得好！不过，那幅画可花了你师叔不少心血啊！”

小伙子张大眼睛，奇怪地道：“今儿早上来的是师叔？”

龙驼子微微点了下头道：“你师叔就是为了你师兄妹而来，特别是为了你。”

小伙子揉了揉鼻子，笑嘻嘻地道：“师父，这位师叔一定很喜欢开玩笑吧，否则怎么会带了那幅画来……”

龙驼子正色道：“不许胡说！你师叔人称神算子，精通易理及紫微斗数，根据你的生辰八字推算，你一生命犯桃花……”

小伙子眨眼呵呵笑起：“师父，什么叫命犯桃花？”

龙驼子道：“唔……简单的说，就是你一生中会遭遇到很多女人，为情所困，也会为你带来不少麻烦……”

小伙子这才抽着嘴角道：“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”

龙驼子接下去道：“你师叔为了要试试你，看你是否能冲破它，所以带了那幅画来。想不到你不为所惑，将它撕毁，足见定力已

够。否则，还得等三年之后，为师才能让你下山去。”

小伙子讪邪：“我是不让那娘们逃回画中去，才不得不将画撕毁啊！”但他嘴上却说得很逗人：“不！弟子不要下山，我要永远跟在师父身边。”

他没别的本事，就会“假仙”！

龙驼子欣慰地笑道：“傻孩子，别说傻话了。虽然你的孝心可嘉，但你仍要到江湖上去打破你的身世之谜。”

小伙子歪着头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不是告诉弟子，是在山中无意间拾到的弃儿，连姓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知发现了什么线索，有什么和我的身世有关呢？”

龙驼子郑重道：“那是不愿让你太早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以免影响你练武啊。”

小伙子顿时快笑裂了嘴，道：“那师父早就知道弟子的姓氏喽？”

龙驼子微微点头道：“你叫杜小帅。”

小伙子摇头晃脑地重复念了两声：“杜小帅……杜小帅……”
“嗯，还满象个名字……”又问道：“师父怎会知道的？”

龙驼子道：“十几年前的一个深夜，我在山边听见婴儿啼哭声，循声在深草丛中发现了你，当时你受了很重的伤，我就把你带回山洞救治，所幸你命大，几天后就渐渐好了起来，在你身上留有血书，上面只有你的姓名和生辰八字，另有一块玉佩，和一面令符。”

他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“当时你身上只发现这几样东西，无法知道你的身世，为什么被弃在山中。后来你师叔来了，我托他设法去查明。根据那面令符，他各处明查暗访，终于获知那是‘阎王令主’的令符。据江湖中传闻，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，阎王堡内闯入一批黑衣蒙面人，个个武功不凡，一时杀声四起，使堡内的人被攻了个措手不及，包括堡主在内无一幸免，但事后却未发现夫人及少堡主尸体。阎王令主姓杜，你身上又有那面令符，而且以你的年龄

判断,那就铁定是他唯一的幼子没错了。”

杜小帅听得眼泪和鼻涕齐下,道:“那,那我娘也没死,为什么丢下我不管了呢?”

龙驼子叹了口气道:“那就不清楚了,你师叔曾经花了不少时间去查,可惜查不出一一点眉目。后来风闻为师的两个对头,正在各处找我,就不敢再来这儿,以免被他们发现了会跟踪……”

杜小帅别的本事没有,表情变化最快,他立刻收起哭容,满脸好奇地问道:“师父的对头又是什么人?”

龙驼子的神色突然凝重起来,恨声道:“就是让为师在石床上躺了这么多年的那两个人,杨小邪和小小君!”

杜小帅立刻破口大骂道:“你娘咧!听他们的名字,就知道不是个玩意儿什么杨小邪,小小君,那象正人君子,去他娘的个球!”

龙驼子听了笑道:“帅儿,真让你给说对了,他们正是江湖上出了名的两个大混混!”

杜小帅揉了揉鼻子,捉弄谑笑:“哼!有什么了不起,他们要真敢找来,凭师父的武功,再加上弟子和玲儿,不教他们吃不完兜着走才怪!”

龙驼子摇摇头,沮然道:“这你就知道了,那杨小邪人如其名,满身邪气,从来不务正业,吃、喝、嫖、赌之外,还外带拐、骗、讹、诈。凡是歪门邪道的玩艺儿样样精通,坏事做绝。但他确实有两把刷子,据说武功来自大漠,一手飞刀已出神入化,天下能躲过的大概没几个。尤其是他的‘跑功’,更教人不得不服……”

杜小帅听得满头雾水,忍不住问道:“师父,‘跑功’是什么东西?”

龙驼子脸上露出怪异的表情,轻蔑道:“哼!那门功夫谁都会,就是遇上打不过的人,掉头撒腿就跑,只是他跑的特别快,没人能抓得住而已。”

杜小帅不可一世地笑:“最好他别遇上我,否则我用‘幽灵十八

扭’，看他往那里跑！”

龙驼子含笑道：“会有这一天的！”

杜小帅又问道：“师父，还有那个什么小小君呢？”

龙驼子拿起身旁的小茶壶，啜了两口，润润喉咙始道：“小小君一生拿钱替人办事，武功相当高，尤其是那‘摘星手’和‘天人十八闪’，号称武林二绝。这两人表面上行侠仗义，其实一肚子坏水，狼狽为奸。为师十几年前就看穿了他们是欺世盗名，正好有件事与为师有关，便约了他们到亡魂谷作了一断。没想到两个混球不顾江湖道义，竟联手合攻为师。他奶奶的！幸好为师功力深厚，十招之内让他们各捱了一掌。杨小邪一看打不过我，掉头撒子就跑。为师那容他逃走，立即施展‘幽灵十八扭’急起直追，眼看就要手到擒来。他奶奶的，真是，就在那节骨眼上，‘格巴’一声，竟然，竟然……”忽见他老脸一红，竟说不下去了。

杜小帅正听得津津有味，差点没鼓掌叫好，立刻追问道：“‘格巴’一声以后怎样了？”

龙驼子很丑地道：“那时为师已扭到了十七扭，正要扭出十八扭，偏偏这一扭……‘格巴’一声闪了腰啦！”

杜小帅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，一看师父满脸通红，急忙强自忍住了。

谁都知道忍笑是最苦的，但为了不让师父出丑，再苦也得忍着！

龙驼子干咳了两声，借以的掩饰自己的窘态，然后接下去愤愤地道：“小小君那王八羔子，一见为师闪了腰，竟趁人之危，‘摘星手’闪电般出手，点中了我的笑腰穴。两个小贼这下可乐了，哈哈大笑不顾而去把为师一个人丢在山谷里。可怜为师一个人象发神经似的，在亡魂谷中笑了整整三天三夜，最后总算运足真力，冲开了穴道。一出山谷，为师就想去找他们算帐，偏偏……唉！真是啊，笑了三天三夜，腰杆子竟已僵硬不听使唤了。无可奈何，为师